



Awarded Winner Novels
百年国际大奖小说

美
绘
版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雷文邦 主编

*All Sails Set
A Romance of the Flying Cloud*

起航：飞云大冒险

【美】阿姆斯特朗·斯佩里 / 著 陈佳风 / 译

一个男孩和一艘快速帆船的冒险成长传奇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雷文邦 主编

*All Sail & Set
At the Service of the Flying Cloud*

起航：飞云大冒险

【美】阿姆斯特朗·斯佩里/著
陈佳凰/译

南方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30-2016-15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航：飞云大冒险 / (美) 阿姆斯特朗·斯佩里 (Armstrong Sperry) 著；陈佳凰译. — 海口：南方出版社，2018.4

书名原文：All Sail Set A Romance of the Flying Cloud

ISBN 978-7-5501-4279-4

I. ①起…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1141号

ALL SAIL SET: A ROMANCE OF THE FLYING CLOUD by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ARMSTRONG SPERRY

Copyright: © 1935 BY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RENEWED

COPYRIGHT© 1963 BY ARMSTRONG SPER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R. GODINE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eijing Uni-wisdom Media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起航：飞云大冒险

[美] 阿姆斯特朗·斯佩里 (Armstrong Sperry) / 著 陈佳凰/译

责任编辑：王田芳 左美玲 责任校对：张雪君 盛洁

排版设计：吴磊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电话：(0898) 6616082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字数：75千字 印张：6.5

版次：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978-7-5501-42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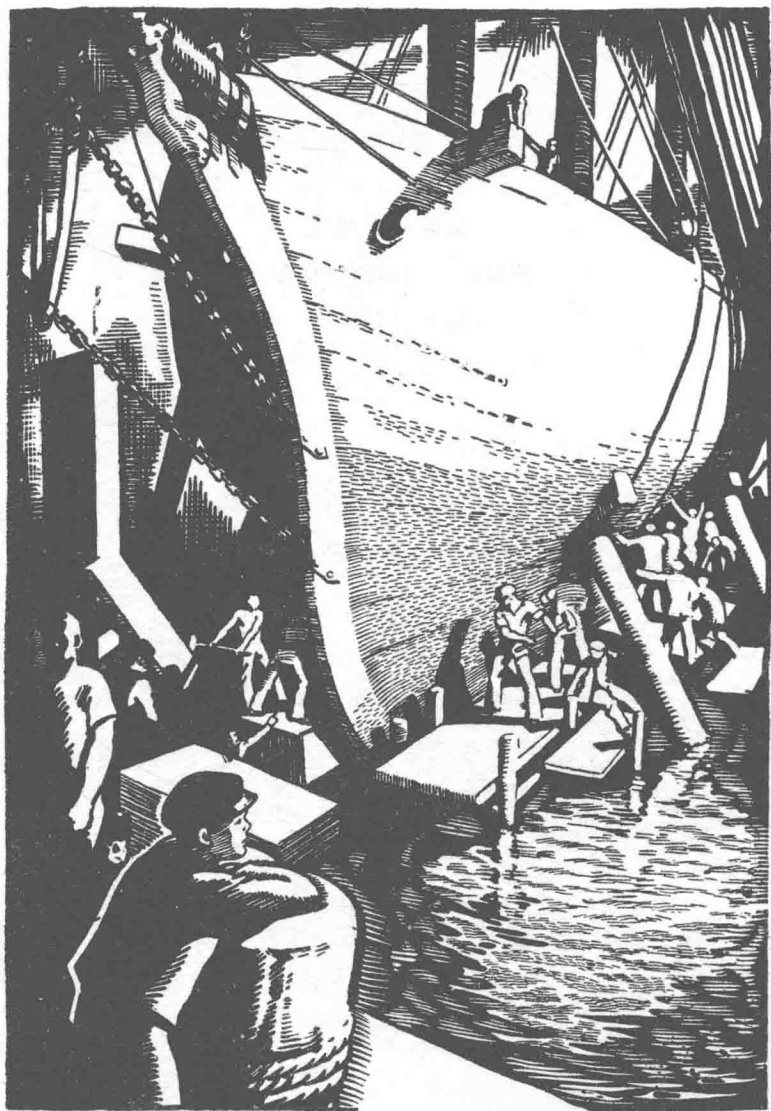
定价：24.00元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igitaltimes>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
赛雷诺·阿姆斯特朗船长
他的曾孙敬上



如果我不在学校，那就到码头来。你会发现我正坐在那儿欣赏装货卸货，倾听水手们的闲谈，还有那动人的船歌。



引言

随着帆船逐年变成古董，加上各种文章报道和精彩纷呈的书籍已经对航海时期做了那么多阐述，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事实正相反，许多明确的迹象表明，海洋文学正进入一个新生状态，尚有许多故事等待出版。无论是浪漫的还是煽情的，这些故事无一例外，真诚且逼真地讲述了深海水手们的生活。

19世纪前叶，新英格兰的航海历史特点鲜明，举世无双。这里有狂风暴雨的陡峭海岸，有吃苦耐劳、生来就擅长经商的民族，有源源不断的利于造船的橡木和松木供应，还有制造业的中心网络——所有这一切的组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航海社群。但仅仅让载满货物的船只驶进港口和商人的怀抱里是远远不够的。当人们的第一念头不再是挣钱，而是顺应心境地造船和航海的时候；当海上思潮充盈了整个家庭，成为男孩子们从小接受的自然生活方式，女孩子们亦对丈夫和爱人长年出海习



以为常的时候，航海时代才算真正进入了繁荣时期。

除此之外，更快更大的船舶势必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沿岸发展起来。那里是美洲大陆密度最大的停泊点，对吨位的要求也比其他地方更高。鲍迪奇¹和莫里²的发现使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可能。但在那时，由于耗油量太大，人们还不太相信塞缪尔·丘纳德³的新发明，不相信蒸汽轮船能跟帆船比拼运载货物。此时，一种新式帆船走俏，保住了新英格兰的威望。这种帆船有剪刀状的修长船首，巨型的帆布在鱼形线条的船身撑开，使它在微风里也能持续航行。面对蒸汽轮船的挑战，快速帆船成为老水手的回击利器。尔后，加利福尼亚发现金子，更成为快速帆船向世界展示能力的机会。当时，船主们几乎全权委托最顶级的海军建筑师设计速度最快、性能最好的船。唐纳德·麦凯制造过许多宏伟壮丽的船。不过，在他的造船厂里，要说最满足人们的想象力、最虏获人心的作品，唯有他的“飞云号”莫属。

作为一艘船，“飞云号”在她所属的船种当中，拥有相当长的工作阅历。船长们为了比拼最快速度，总是撑开这类船的巨型帆布，不知疲倦地出航。很快，这类帆船就因滥用而报废。

1 Nathaniel Bowditch (1773—1838年)，美国数学家、航海家。

2 Matthew Fontaine Maury (1806—1873年)，美国海洋学家。

3 Sir Samuel Cunard (1787—1865年)，英国造船业巨头，创立丘纳德公司。

正如航海作家们写的，它们被挥霍致死。1877年，我父亲在新布伦瑞克市——圣约翰的院子里造了“爱尔兰之岛”，除了速度之外，其吨位和装备与“飞云号”几乎不相上下。与上面那类短命船相比，“爱尔兰之岛”在海上航行了近四十年之后，成为一艘煤驳。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她残破，而是因为拿不到出航许可。在与蒸汽船的竞争中，驾驶快速帆船成为扬帆出航的最后挣扎，这里面带有某种不畏挑战的壮烈气息。然而，H.M. 汤姆林森曾无情地说过，帆船创造了一个时代，而蒸汽轮船延续了这个时代。在这段长跑历程中，帆船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个超越她那个时代的传奇最终光荣地沉没了。

一个男孩出航，而“飞云号”是这个故事中的女英雄。伊诺克·撒切尔晚年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可惜这位富商的船“亚洲女皇号”沉在了合恩角，一并带走了他所有的水手，他的生命也到此为止。为了帮助母亲，伊诺克投奔他父亲的朋友唐纳德·麦凯，在其造船厂的制图室里谋生。当时，“飞云号”正在制造中。他对船与大海的热爱源于他的老朋友墨西拿·克拉克。后者是老式学校里的一名老水手，对麦凯制造的又长又凹的船首充满不信任，即便这些船在水上创了航行纪录。伊诺克逐渐成为麦凯的崇拜者，而他一生的梦想便是出海。十五岁那年，他在这一行业已经一马平川。他熟悉造船厂的每一条绳索和每一支桅杆；他见证了“飞云号”从纽约



装满货物运往旧金山和中国。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唐纳德·麦凯推荐他成为军校学员。得到寡母的同意后，他前往纽约接受训练，并成为当时位于南街“飞云号”上的一员。

《七海豪侠》无疑是描写男孩子出海故事的典范。但是理查德·亨利·德纳是个例外，这个当年还是年轻的哈佛大学学生的人在一百年前就绕合恩角航行了一周。他并非专业水手，即使跟我们的蒸汽轮船夏令营的年轻学生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这里我并非轻视德纳作为一名水手的成就，也毫不损贬他回航后所写的名著。我只想指出，开船靠的并非学院派的学习，而是靠男孩们、男人们对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如此旺盛，以至于他们一路坚持，不畏艰难险阻，不在乎贫困得失。这种热情不分好坏，许多男孩子与生俱来，即便他们住在遥远的内陆地区，无法轻易接触到海洋。当他们在一个航海社会里成长时，那种渴望将变得难以抑制。大海在呼唤他们，根本无法忽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关于少年伊诺克·撒切尔绕合恩角航行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一部经得住检验的好小说总能产生一种真实感，而斯佩里先生这个关于伊诺克·撒切尔的冒险故事十分成功地通过了这个考验。年龄再小的男孩，只要他会读书，他肯定会鼻子贴书地把这个故事从头读到尾，要么就是他读到一半的时候，这本书被年龄大的孩子抢走自己读。这个故事营造出一种全然真实的气氛，使人身临其境。相比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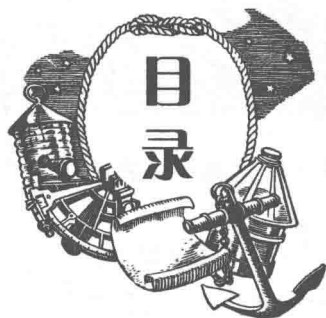
许多海洋文学作家被人遗忘。这是因为他们不去讲述航海真相，却臆造出煽情的情节。作为一名来自航海及造船家庭的成员，许多出航传奇故事在我看来总是过于夸张。从1840年起，我有许多亲人担任帆船和蒸汽轮船的船长或大副，所以那种“每个船长都是铁石心肠的独裁者”或“每个大副都是嗜血的疯子”之类的见解在我看来都是无稽之谈。在帆船时代出海，毫无疑问是艰苦的，但那种生活总是吸引对此有强烈爱好的人。至于大副打跛甚至谋杀手下这种事，在任何时代都微乎其微。他们比正派官员受到的外界关注还要多，他们的行动也往往被新闻工作者和海洋故事写手改写得轰轰烈烈。

斯佩里先生的这个朝气蓬勃的故事十分巧妙地回避了夸夸其谈。船上的每一个人，从船长约西亚·珀金斯·克里斯到半甲板的实习生男孩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物。故事里发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完全合理，许多海洋故事里惯用的煽情、野蛮，在这里全无踪影。举个例子，在许多海洋奇谈里，那个战战兢兢、面色青黄的小男孩是不是刚上船就立刻被传上甲板？我们是否读过很多残忍的大副总是对自己的手下施展让人难以理解的暴行，以彰显自己的效率和能力？斯佩里先生的故事却截然不同。这个故事更为动人，因为这个故事里的语句和行动听来真实可信。专横的船长固然存在，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即便残忍的大副也存在，但你一定得好好看书，这样你才能明白他究



竟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这个故事充满了小心隐藏起来的精心的设计和创意。其中，船长和大副关于船只操控的争论，是我这些年读过这么多海洋文学作品以来，认为最真实、最令人信服的片段。伊诺克·撒切尔与油腔滑调的水手吉特·斯尼德的打斗，被描写得行云流水。吉特是海洋文学作品里十分常见的人物类型，也经常被描写得十分不可思议，在这里却被处理得恰到好处。而暴动是这类书最容易搞砸的场景，这里也描写得绘声绘色。“飞云号”经过赤道时，任何一个男孩子都会为海神的入会仪式而欣喜若狂。如果这都不算高兴事，那世界上就不存在高兴事了。

当然，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回。现如今，出海的男孩讲的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他无须在大风天里爬上桅杆握紧帆布，也从没见过冬天的合恩角。然而，假如因此而怀疑他缺乏勇气或不够机智，那就太愚蠢了。他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受到考验，大海永远不会被驯服。船越大，构造越复杂，对人员的要求就越苛刻。在巧夺天工的机械发明背后，势必存在一个人的勇气、正直和镇定。在这个关于“飞云号”围绕合恩角的处女航的故事里，描写到的所有人类的美好心灵及高尚的人格品质，也是今天所必需的。充满正念的男孩们，内心都会装着伊诺克，他们会骄傲地将其视如珍宝，并被关于这艘可爱的船的回忆深深打动。



引言

第一章

初见唐纳德·麦凯——以及立誓 1

第二章

一艘船诞生了 18

第三章

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我出海了 38

第四章

我交了三个朋友——而且终于不晕船了 56

第五章

我第一次打架——还树了一个敌人 74

第六章

海神通行证——以及前甲板的麻烦 92

第七章

暮更时分——我们聆听圣爱尔摩火的故事 112

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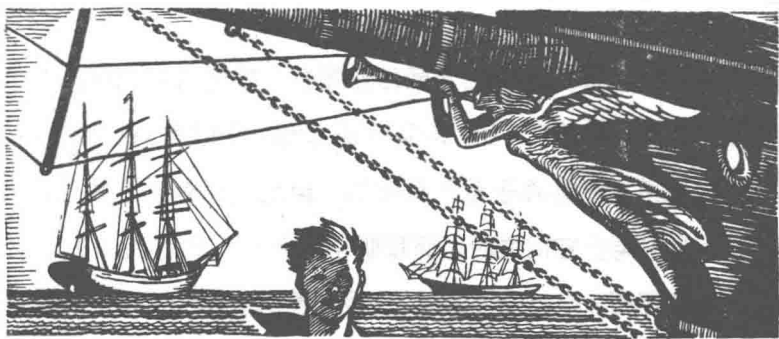
我们见到放电光球——离开合恩角的悲剧 132

第九章

太平洋斜角——鲸鱼——我铭记一个誓言 154

第十章

陆地！一片金土——准备前往中国的船 171



第一章

初见唐纳德·麦凯——以及立誓

假如上天护佑，让我再多活三年，我将一百岁整。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成熟的岁数。加利福尼亚的树——人们称之为“水杉”——已经见证过一千个冬天；而有些昆虫从出生到死亡，却连一分钟都不到。好吧——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介乎这两种极端之间。所谓“古稀之年”，即《圣经》所言的七十岁。但是，呸！当你已经九十七岁，七十岁对你而言不过是个小屁孩的年龄而已！

关于年龄，有趣的是，它很像爬山。当你快接近山顶时，你总会时不时地回头往后看。如果你的视力不错（尽管不该这么讲，不过如果非要说的话，我的视力简直跟海燕一样敏锐），你可以辨认出山谷里的东西：人们正在干杂务；一只狗躺在阳光底下；一条河在桥下拐了个弯。回忆也如此。当你活了将近



一个世纪时，你只消把眼光朝回忆抛去，就能看到包罗万象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并非全都很突出。它们有的边缘模糊，有的已经微弱到你几乎看不见它们。但是，总有一些另类，而且是不少另类，它们清晰，而且明亮。

我还记得——当然记得了！我记得大批奴隶拥堵在街头，在公共拍卖场上被出售。我记得林肯的葬礼，以及布斯¹被逮捕时席卷全国的狂热气氛。我也回想起，当我还只是个六岁的毛头小子时，竟因为查尔斯·狄更斯说美国人是“野蛮人”而勃然大怒，并想跟他展开决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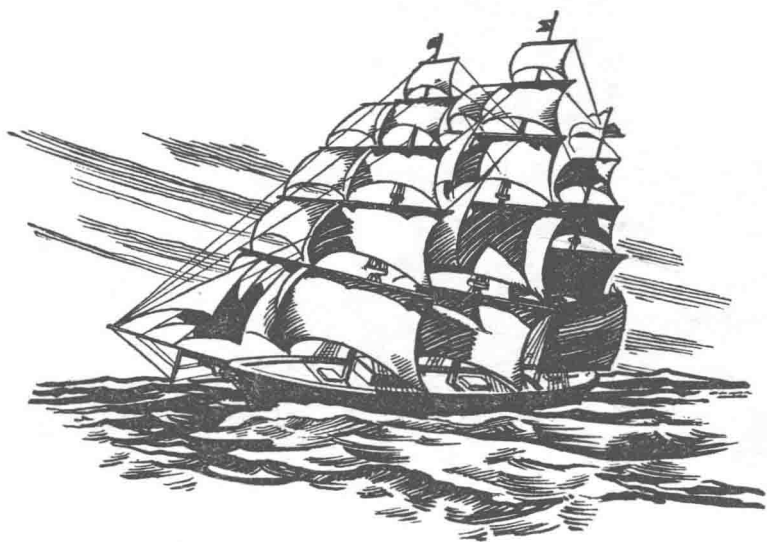
那时候，大事件正在发生。有个叫山姆·莫尔斯的年轻人，放弃了肖像画家的职业生涯，转而玩起了电报。一本正经的清醒人却说他是个废话连篇的人。马修·莫里解出了他那操控风和洋流的自然法则理论，加利福尼亚的快艇沿着他所绘制的那些“海上航线”，驶入了永垂不朽的光荣。蒸汽机和埃里克森螺旋纹使航海时代继往开来。蒸汽脚踏轮船的航速每小时可达八九海里。时代在召唤着速度——更快的速度！如果美国要跟旧世界的政府补贴和垄断竞争，那么它的船一定要远远甩开所有竞争者。

英国的塞缪尔·丘纳德公司已经开辟了著名的蒸汽轮船航线。1840年夏天，当塞缪尔·丘纳德的“不列颠尼亚号”像鲸

1 John Wilkes Booth,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暗杀林肯的凶手。

鱼一样喷着蒸汽从波士顿港启航时，民众的热情简直炸开了锅。这是美国天才们在造船事业上的小试牛刀。帆船削尖了船首，把斜撑帆桅调整到更加敏捷的角度。为保住自己，它们碾碎越来越多的入侵者。肥首型东印度商船被宣判死亡，它们的日落时分却是快速帆船的黎明。那些咆哮的岁月啊，那些饱含铁拳与橡木之心的岁月啊！那是美国在海上的黄金岁月，然而却是一场失败的斗争。有时候，我真嫉妒那些比我短命、无缘看到结局的人——那是蒸汽船压倒帆船的结局。

老式船已经被淘汰了，驾驶它们的人也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用引擎推动的漂浮旅馆。我跟你打包票，那真是独创性的发明。但船呢？哈！造船艺术真是有趣极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尝试，直到造出了伟大的五十英尺快速帆船。然而它





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死去。引擎胜出，造船艺术却跟船本身一起消失了。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那疯狂、甜蜜而自由的生活。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一定要原谅这位把目光投向过去的老人。他回忆着那些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海上的清晨，天空被充满惊喜的风胡乱地拍打着。

请告诉我，有哪个男孩不爱船！在我出生时，东波士顿是小伙子的天堂。因为在这里，船被建造；在这里，它们出海驶向世界的尽头；在这里，它们满载着象牙、珍珠贝、石油和鲸鱼骨回家。也是在这里，它们最终抛锚停泊，倾斜的桅杆犹如一根手指般招呼少年。那少年，正站在渴望冒险的入口处。

如果我不在学校，那就到码头来。你会发现我正在那儿欣赏装货卸货，倾听水手们的闲谈，还有那动人的船歌。我敢保证，他们的歌喉强壮有力：

“噢，一艘美国船正驶下河流，
吹呀，我的毛头男孩们，吹呀！
她的帆桁和桅杆银光闪烁，
吹呀，我的毛头男孩们，吹呀！”

他们弯腰弓背，双腿紧绷，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胳膊用力拖拽着。又脏又破的码头上弥漫着水手们的气味、大麻的气味以